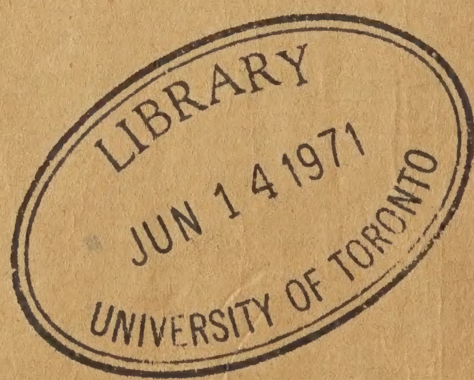
人生必讀書

禮 卷二



光緒二十年重刊

瀔水唐翼修輯著

人生必讀書

原序

夫談性命者不求踐履之實陳報應者不思自得之眞當今立言之家大抵然矣夫事不離理理必儷事臚事廣愽而不本於理號曰散錢無索談理微妙而不切於事是猶捕風於空捉月於水用力徒勤而入手終虛是皆立言者之偏也若蘭岡唐氏之書其立言之善者乎唐子以瀫上名宿嘗問學於黃梨洲夫子暨毛西河先生之門既已秉教鐸擁皐比爲人師

矣猶且力學不倦。雞窗雪案。手抄口誦。與衿髦之士爭。晷刻不少輟。已而含被歸里。勤學好問猶夫昔也嘗歎生不階一命之榮。作廣文而不終。不能利濟天下。思所以利濟天下。無如以言。乃日取古人之緒言格論。門標戶列。因而會萃詮次。為讀書譜。父師善誘二書甫脫板。即已不脛而走。浙河以東。大江以北。皆徧矣。唐子曰。此予言之淺者也。唐子年逾古稀有四。尙躡履攜笈。走若千里。訪友論學。比歸不數月即已

易簣學者益想望其遺書以為矩矱令子存誠發其篋得書凡如千卷有所謂人生必讀書者屬予序其端其書大抵倣鄭漢奉日纂法分別門類羅列古人之嘉言善行以為龜鑑其於聖人惠迪從逆之旨常三致意焉而儒者修身理性盡心至命之學亦卽不外是而得之益無向者本末違離事理衡決之弊意唐子所云言之深者或在是乎因為之循次諷誦時或讀之而愧時或讀之而悔時或讀之躍然起欣然

以悅思欲追之爲桑榆之收而惴惴乎恐其不及焉韓太傅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自歎碌碌宦途塵夢相尋晨鐘入耳使我頓覺則是書信不可不讀矣雖然不貴徒讀貴乎思不貴徒思貴乎行伊川先生曰讀書一尺不如行一寸吾願讀是書者乘其愧且悔與悅而慕之之心設誠而致行之其與唐子利濟天下之思庶無負乎而世乃以制藝帖括爲人生必讀書噫抑末矣

旨

康熙甲午歲仲冬望日甬江年家眷弟仇兆鰲頓首

拜題

重刻人生必讀書序

書曷爲者讀爾讀曷爲者必讀爾必讀奈何人必讀也人必讀奈何人生必讀也人奚必讀讀乃人焉人生奚必讀讀乃生焉書詎弗重哉今之書多矣祖龍燒之不盡出則漢中處則充棟然皆束之高閣讀者誰必讀者又誰乎蓋有必讀者不敢不讀有不必讀者不敢讀讀邪說人也而禽矣讀淫辭生也而死矣故須人生必讀書而始著之而始梓之而始重梓之

書有四一曰經易一經而經也書一左史而經也春秋三右史而經也詩一集而經也禮三子而經也孔顏曾思孟子而經也周程張邵朱集而經也人生必讀書也不讀則天地之理不明二曰史而馬之記班范之書陳之志房沈蕭之書姚之二史魏李令狐之書李之二史魏之書劉之舊書宋歐陽之新書歐陽之五史歐陽之三史宋王之史人生必讀書也不讀則古今之事不知三曰子有必讀者有不必讀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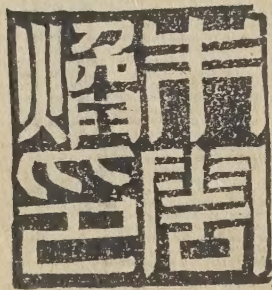
董子人生必讀書也老列莊荀不必讀或讀十之一焉或讀百之千之萬之一焉四曰集亦如子詩若陶杜文若韓歐人生必讀書也餘或十之百之千之萬之一焉顧經之說浩如海史之說蔚若林讀之不勝讀也而子集無論已瀫水　唐公本蘭岡名宿立人生模範以人生必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而著倫紀書以人生必有命性志氣身也而著德行書以人生必有口也而著言語書以人生必有心也而著智

慧書以人生必有家也而著治家書以人生必有用也而著理財書以人生必有事也而著應世書以人生必有養也而著樹生書以人生必有時式仕也而著居官書以人生而聯類之而泛論之而瑣碎之又著叢雜書本之經參之史旁攟摭於子若集雖愚不肖可與知能雖大神聖亦莫能外於事備矣康熙五十二年梓於瀫乾隆六十年重梓於蜀自婺州之瀫水至益州之寧蜀地之相去也以里計則六千四百

一十二自前甲午仲冬之望至今乙卯仲夏之望時之相後也以日計則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八此書也爲人生必著同爲人生必梓同爲人生必讀同何者此心同此理同心者人之心也理者生之理也心同故讀之則人理同故讀之則生而必著之而必梓之而必序之而必重梓之而必重序之不過曰此書也人生必讀之爾著者蘭谿唐彪翼修梓者翼修子正心存誠正志存良正行存綱序者甬江仇兆鰲滄柱

重梓者華陽張廷憲式典陳敬修愼菴　重序者江陵

朱雲煥霞堂也





重刊人生必讀書序

帝之言曰典王之言曰謨聖之言曰經賢之言曰傳名不同而理則一推而廣之塞乎天地亘乎古今約而按之則貫乎倫常周乎庶務所以偕雲漢之維章勒簡策於不朽也否則月露風雲之句積案盈箱摛華揚藻之辭連篇累牘其於人生無補益識者等之痴蟲時鳥耳烏有續刻之以傳之無窮耶茲書以人生必讀名篇爲康熙時瀫水　唐公翼修老先生手

著既捐賓客諸嗣君梓以行世者憶公珠玉散見於文論者甚夥言生平沉酣於六經三史淹貫乎諸子百家復約而輯爲此書博採古今閒參已論分門別類鉅細兼該雖未可埒諸典謨經傳之列而於斯人切要之圖有生當檢之務靡不纖細開陳條縷備訓道本乎中言出於恆源源委委賢哲可以愜心炳炳烺烺凡庸亦堪佩服既斟酌盡善亦純粹以精謂爲人生必讀洵不虛矣第華玉明珠光輝燦爛朗潤宜

人而匿於崑圃潛於淮溪衆欲共賞而無由茲書事
都罕覯何以異是友人張君式典陳君慎菴得斯編
於李君西園以數年之結賞欣於一遇如獲奇珍殷
然欲付之梓以公諸世緣限於貲費偏募同人出財
襄助剞劂原本間爲附益謹採名論以備延覽功竣
爲言於余余思　唐公是書欲教人生以必讀八十
餘載以來遂有欲讀之而苦不得者而　二君以兩
人所愛讀推而知人人無不愛讀因續刻之以廣其

傳世遠年湮寖知不更有嗣其音者乎是使天下後
世之欲讀者無不得讀則斯編眞與斯世爲無極謂
是書爲人生必讀也可卽謂是書爲永垂不朽也亦
無不可維時乾隆乙卯歲季冬前三日錦溪九華氏
邱吳芝拜撰

募化重刻人生必讀書序

韓子昌黎嘗推尊孟子謂功不在禹下新安陳氏曰禹治洪水孟子闢楊墨洪水溺人身楊墨溺人心心溺之害甚於身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今之爲善者大抵樂施於浮屠老子之宫至世道人心之計則概從略豈眞謂漸仁摩義之權上操君相非蚩氓所敢分任哉夫匹夫立志亦參天地奚必在位惜無剡之當道者耳此余兩人敬募重刻人生必讀一書

所由惓惓也　唐子翼修以瀫水名宿裒集古今嘉言懿行中參一己之著論爲多存心則平恕周密立言則和易中庸分門別類入道曲包指實後令嗣存誠公等因梓行世原敘云於聖人惠迪從逆之旨嘗三致意余兩人昔年初覩竊喜其言言珠玉字字著龜鉅細咸該雅俗共賞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日嘗三復反旋取歸冀可購得後覓省會書肆又乞閱遍各省者偏求卒難猝獲間遇別本相去天淵無如此

册美善憶原板或磨滅無存遂致搜尋罔覯惆悵久之歲己酉訪同邑　李君西園家其書確與昔見合符尊人　邦和公視若拱璧愛玩莫釋去冬商定重付棗梨以廣其傳造門謁請慨予弗吝割授兩人因廣求同志共襄厥成非敢掠美於前人實欲公好於當世諸爲好事者無辯嘲以傳名者聽之募金稍溢聞採名論附焉剞劂告竣復刷千部以給同心板藏省會取印隨人益琳宮梵宇不少舍利之君子世道

人心愈多傾囊之義士一引之而鼓舞倍甚觀我同邑較然不誣且彼僅存默默之鑒觀此則獲諄諄之教誡倘由近及遠俾　唐子精心家有一編未始不可助

聖天子漸摩之化於萬一是　諸公贊襄之功視余兩人之容願無補者爲更大也維時乾隆六十年歲乙卯蒲節前一日華邑

式典　張廷憲
愼菴氏　陳敬修
合撰

重刻人生必讀書序

唐彪先生所輯人生必讀書十二卷分門別類條理
井然援引先儒之名言以爲修身之準的非特修談
因果竦動愚氓而已夫人而有生幸也生而能讀書
又其幸也乃所讀者或辭章之小技及雜霸之狂談
存之於中旣無得於已而施之於世或且有害於人
是書也雖云讀之亦可以不必也茲集所發明皆五
經四子之至理明白曉易人人能讀之讀之而皆有

所益也故不可不讀也鬻刊自錦城蒙等幸得而讀之而猶恐蜀以東之人之欲讀而未得也因共捐金重爲刊刻共刷五千部願與人之欲讀而未得者共讀之

嘉慶三年仲夏月

龔文翰　戴登霄
鄢天元　等謹識
龔文林　鄢聯元

唐翼修先生人生必讀書十二卷都門無板刻同人喜其言言可法人人當行公謀醵貲重鋟藏板於書肆以廣流傳是書之作所以感發善心是書重刻亦所以推充善類其事不忍沒爰述捐刋姓名開列於左

山東武定府樂陵縣　辛景運助銀貳拾兩
直隸天津府滄州　吳寶德助銀伍拾兩
順天府文安縣王家泊村　明德堂助銀貳拾兩
京都東華門外大街路南　內萬順靴店助銀肆兩
順天府大興縣　文德興助銀貳拾兩
順天府永清縣　燕士立助銀拾兩

天津府青縣　任義祥助銀拾兩
天津府滄州　張介臣助銀拾兩
保定府清苑縣　張　濬助銀伍兩
河間府任邱縣　郭雨青助銀伍兩
河間府河間縣巧屋村　福慶堂助銀伍兩
天津府滄州東北鄉夏家莊　仁和堂助銀肆兩
順天府宛平縣狼垈村　李永魁助銀肆兩
天津府靜海縣譚家莊　王德壽助銀肆兩
順天府宛平縣　劉德福助銀肆兩
直隸承德府朝陽縣寄居平泉州　謝鴻恩助銀貳拾兩

永盛齋刻字鋪主人　李崇本助銀伍兩

除刊板工料外敬印書壹百部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季冬月重刊

無名氏刷印叁拾部

順天府永清縣　燕士立敬送貳拾部

山東武定府樂陵縣　辛景運敬送拾部

無名氏敬送拾部

河間府河間縣巧屋村　福慶堂敬送伍部

承德府朝陽縣寄居平泉州　謝鴻恩敬送拾伍部

人生必讀書目錄

卷之一
倫紀部上
孝順　友悌
卷之二
倫紀部中
慈教　繼述　伉儷
卷之三
倫紀部下
婦職　師弟　朋友　睦族　睦鄰

卷之四

德行部上

立志　改過　責已　存心養性
安命　立命　撝謙　去驕
謝名　韜光

卷之五

德行部下

養氣　戒色　節飲　立品
出處　崇善　懲惡　報應
好生喜殺

卷之六
言語部
言語上篇　言語下篇
卷之七
智慧部
燭理　觀人　炎涼　毀譽
知足　達觀　禍福
卷之八
治家部
治家上篇　治家中篇　治家下篇　貽謀　室產

卷之九
應世部
處事上篇　處事下篇　涉世
卷之十
理財部
理財上篇　理財中篇　理財下篇　務勤尚儉
卷之十一
衛生部
攝養一篇
卷之十二

居官部

公忠 愛民 清廉 謹慎 勤敏
虛懷 和衷 用人 建言 政事
刑罰 寬嚴 爲將 居鄉 胥吏
雜議

叢雜部

連類語 泛論語 瑣碎語

重刊外附目錄

敬惜字紙條說
敬竈君說

雜論語十則
異傳不出天花奇方
救五絕良方 忽縊 水溺 凍死 墜跌死
中惡魘死 魘音掩
要方六則
洗雲翳障蔽眼目方 治耳聾方 種子神效方
解中砒霜鄉人毒方 救犬毒斃方 解菌毒方

附錄例言 照省會重刊

一是編重刊募金稍溢爰採名論依類附入以資觀覽悉註明出處示不敢掠美也

一錄附皆於原論已終後以附錄二字別之或一類中遇某文某論又疊有附錄字樣者但附錄字一見後即無原論總不敢自攙越也

一凡遇可附者盡數附入以取善不厭多臃腫之誚固所不辭間有類中無附以囿於篋編無從掇擇不敢妄肆胸臆故無可述者一詞不贅又或論經兩見字句不無小異未便留彼錄此事必倍宜警省再三之瀆聊當弦韋

一附錄隨纂隨即付梓未盡較其分寸毫釐如伉儷類或可移婦職攝養類或可移戒色以類原相通也他亦間有彼此可移置者第取言足益人可附即錄閱者幸勿吹毛

一原本類分六十餘條惟乏讀書以　唐子先有讀書譜行世故也蜀亦罕覯其編今於第三卷師弟類附入先生善誘法後別採讀書說間附入讀書程終焉不便擅標名類亂其條目中縫悉以師弟字識之他多倣此

一原本於居鄉胥吏兩類共闕失百餘字自應闕疑以昭敬慎但憶此編年代匪遙不在夏五郭公之例特存板未鐫倘有家藏原本者祈送津錄刊以成全璧幸甚　陳欽修再識

人生必讀書卷之一

澉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倫紀部上

孝順

彪曰凡爲人子宜思此身非從空而降是分父母之精神氣血所成也而又賴父母之衣食以長養始能成人故恩爲最大古人云義理雖無窮而莫先於孝弟德業雖無窮而莫大於孝弟孝弟者萬善之源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旣爲善之首則不孝爲惡之首故孔子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人能將此理細細思維雖處人倫之變遇至不慈之父母而孝思自不容

已

郭開符曰事父母盡孝則我生之子看我榜樣自然孝順倘我不孝彼亦效我所爲亦不孝矣若責其孝則子亦有詞以應古云形正則影正形邪則影邪必無差也

彪曰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甚愚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有兄弟者不能不分析分析之時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幷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極富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

孫得長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卽時訓誨之誡飭之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誑之言必然有之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陰隲錄云顧態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態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庚子春館於張氏赴館之日張訪知其孝行卽具一歲束修送之告曰今日得銀尊翁未知也此間適有田欲賣可買之俟秋成可得餘租為私蓄態曰不可豈可為幾石米易其心且欺吾父哉卒持獻於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官翰林天之報施善人如此

順親之孝　彪曰孝理在順惟順始為孝不順卽非孝也孟子曰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必也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耕則力耕親命之商賈技藝則商賈技藝惟親所命不敢違也順之理也有飲食恭恭敬敬奉親食焉有衣服歡歡喜喜勸親穿焉有錢財爽爽快快聽親用焉順之理也父母所欲爲之事則急代行之不敢違也順之理也子甚宜其妻或有小過父母不悅則急誡飭之令其於姑前悔過自責焉順之理也庶出之子孫下及乎奴婢父母苟愛之當體父母之心終身愛之不敢有變也順之理也父母或使子婦婢僕勤作過於勞苦子雖愛惜之然必如父母之意令力勤其事而暗則令其頻頻休息以殺其勞苦順之理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蓋父母尊如天地凡志意所向不可不

順從也

彪曰兄弟數人有爲父母所偏愛者亦有爲父母所偏憎者人必以爲父母之偏而怨也不知見愛於父母者必其所爲與父母相合也其見憎於父母者必其所爲與父母不合也夫父母之心皆其所共生亦皆其所共愛何爲有分別之心乎其所以有分別者豈可不自反而漫尤父母之偏乎

君載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厚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每以此怨親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念於我矣

彪曰氣和詞婉容色愉愉雖淡食蔬菜親心亦歡也孔子教子路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此之謂孝若顏色不愉悅言語不柔和情意不浹洽縱以錦衣玉食奉其親親心亦不必樂也又孔子教子夏曰色難然則人子欲悅親心者其可不以愉色婉容爲本乎能如此雖貧賤可也何必富貴哉又曰父母之前不敢歎息恐傷父母之心也

柳元公爲僕射性嚴重待人接物常少喜容一至薛太夫人之側則和顏悅色笑容可掬且不敢以嚴色待家人無非爲悅親地也

敬親之孝

彪曰父母在堂人子凡事不敢自專如借貸於人或欲贈人財物必請告於父母父母既許然後與之不許則不敢與

也出必告出反必告歸出入不敢自擅必相聞也遊必有方不敢言此適彼也坐不敢中席立不敢中門燕客不敢在中庭凡事避尊居卑不敢自擬於父母禮也

虒曰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壺榼傘屐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虒曰父母舅姑有呼召則急趨之不敢少緩也命之行事則急行焉不敢辭勞苦也有所問聞聲即應勿過輕勿過重勿敢遲也或隔內外未及見面父母問何人必稱名以對不敢以吾我妄對也昔人云父母前而稱吾我是目無父母不孝之大者也

虒曰父母雖小誕辰當行拜祝禮而今人多不行府縣官小誕辰

郡邑士民猶稱觴上壽何以父母誕辰而反忽之是恩同天地者反不如一府縣官也不思甚矣又朔望日父母前當行四揖禮而今人竟不行不思朝廷禮統府縣官朔望亦拜謁先聖城隍衙役與本官必排役唱喏音諾行稽首禮又庶人之家朔望必致禮於祖考致祭於五祀之神以存歿親疎言父母親而存者也祖考歿而疎者也以恩與功言父母之恩與功百倍於五祀之神矣今於數者皆禮拜而於父母反不致禮焉是輕其所重重其所輕親其所疎疎其所親也總由此理未經前人指示所以人多昧昧也又子婦雖小誕辰必拜謝父母此莫大之禮不可缺

奉養之孝

彪曰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弟子甚疑之倘因正

事遠出動經歲月。安得晨昏定省如儀也。曰、此非板定之說、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卧不甯。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抱懷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舍此四者之外。問安定省之事。原屬虛文。與遠出原不相妨。但爲人子者。當遠出時。則有不可忽略之事。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代已盡心。於定省之事不可懈也。至於温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體貼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護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卧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大寒之時。足尤畏冷。

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厚則雖亥子丑時可免於寒也若時當仲冬又有極寒之日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惟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蟲爲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桌者以漆麪嵌之臥牀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衾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其患易已也獨藏於寢席者難去惟以蒲爲席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蠆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卽從此而入雖終夜撲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矣此夏清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一經迂儒之著書一經無識者之註解則爲

世人隔絕之行矣。故後人讀書當意會也。舉此數事。而餘者可類推矣。

彪曰。烹庖得法。卽蔬菜亦若肥甘。制治失宜。雖良肉猶如嚼蠟。故滋味原在烹飪。此理人子宜知也。每見書中載孝子某某十餘人。每日必親治饌具。以養其親。雖躭時誤事不惜也。人勸之曰。此亦可已。答曰。此非親庖治。心卽不甯。余代其細思。不必然也。宜改爲教訓之法。吾烹飪時。令妻孥與婢子在側。審視審視。再三令其胸中明悉。乃試令爲之。若不如法。復親教之。隔旬隔月。若不如法。又親教之。如此開諭。必無有不如教者。果爾。則養親之道已得。何必親自烹庖也。

彪曰、父母一切飲食。必問其所喜者乃進之。非剩餘不敢自食也。

人鏡陽秋云、崔山南名琯博陵人。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以乳食其姑。姑不能飯者數年。得乳康甯如故。一日夫人疾。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孝婦恩。願新婦多子多孫、皆得如婦孝敬。崔氏之門日益昌大。後山南為山西道節度使。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云。

服勞之孝

温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不可怠忘。必書於紙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反命。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行皆是。猶為不順

之子。況未必是乎。
父母有疾痛則摩按之。痒則搔之。稍緩之事。非此時所急不敢行。
且不言也。衣冠不修飾。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至飽。憂形於色。何敢
如平日之嬉笑自如也。平日雖喜鼓琴瑟。此時則宜置之高閣矣。
禮曰。人子事親。問衣寒煖。年老則左右扶持之。
漢孝子顏烏。義烏人。母喪。家貧無椰。用小筐朝暮運土置棺上。力
竭未能竣功而死。即有慈烏千餘飛鳴其旁。用口銜泥代畢其工。
高三丈許。後人名其邑爲義烏。
處逆盡孝　張氏曰。人子於繼母。多不能得其歡心。而並不能得
其父之歡心。生母死而父有妾者亦然。此雖父之溺於私愛。然爲

子者要當自責自修常見不是在己不可稍有怨望一意承順恭敬愉色婉容任父母震怒只是曲意小心喜容滿面則嫌隙自然消釋婢僕讒譖之言無由得入矣此不惟省自己無數憂愁苦楚消自己若干罪過更可回父母從前之執迷也

彪曰宋英宗與太后不和言於韓魏公曰太后待我少恩魏公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孝古今所以推大舜也舜見得理極透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故使之苦蓋而焚其廩舜不見父母之非使之浚井而蓋其井舜不見父母之非更且自反自責謂己不能孝親所致也羅仲素云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
浦江鄭崇質姑惡詩云、村南村北麥花老、姑惡聲聲啼不了、有姑不養反怨姑、至今爲爾傷風教、噫、君雖不仁、臣當忠、父雖不慈、子當孝、由此觀之、誰謂五倫中可不自盡其責、而反尤乎親也。
鄉人有父子訟獄者、訴於陽明先生、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不知自心爲後妻所移、妻之所言無不聽信、滿耳滿腹只見得舜之不孝、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人子必能轉移父母之心、方全子道、我不能轉移父母之心、便是不孝、所以益加孝敬、故舜是古今大孝的榜樣、父子聽先生之言、卽感化相抱哭泣而去。

閔子騫母早喪父娶繼母冬寒繼母以蘆花作絮衣之偶爲父御車面有寒色時戰慄父問其何故閔子不忍言父疑啓其衣視之乃蘆花也父怒繼母欲出之閔子請止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悟中止後母亦悔而善待閔子焉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少喪母繼母張氏待操甚無恩且令操運水執炊操承命不敢後且使操爲己之三子服役三子出命操策驢隨行操卽執鞭引繩不敢略遲三弟嗜酒縱飲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卽涕泣拜而解之其人因操知禮解頤而去繼母亡操襄助三弟恩愛更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平日偷閒讀書明經擢第任臨渙縣尉官舍設牌以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過

牌位鞠躬如也。眞孝子也。

朱源曰、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逐包異居。包日夜號泣不忍去。不得已居親之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居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驟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暗往以刀斫之。値祥私起而得不死。旣還知母深恨。已因跪母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諫諍之孝　父母有過當幾諫。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

陰私而得罪於名義。此大不孝也。禮記云、父母有大過。三諫不聽則號泣隨之。庶能冀親之一悟也。經謂父母有諍子。爲安親揚名不可不熟思其義矣。

彪曰、父母小過。可以不諫者不必諫也。若事有妨於義有碍於人。則不可不諫。然不宜直遂也。愉色和容低言婉語。雖不見從必無怒也。若不從當繼以諷諫之法。諷諫者借相類事比擬以觸動其心也。或庶幾其從矣。若又不從。仍當和顏悅色柔聲婉辭諫之。然不能必父母之不怒也。撲責雖加。何敢懷怨。事至此尤當竭力更取今昔相類事比擬以感動之。諒無有不從者也。此正諫諷諫兩用之術也。

貞德純孝　馬諫曰唐文襄公諱龍性至孝早喪父太夫人在堂自為縣令以至御史聞父母令僮僕作事非肩挑背負者則必曰男自為之僮僕安能體心也每食必問所欲者始覓而供之太夫人有恙進食進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必平愈然後已且每日祝天延母壽子孫皆貴顯且有大魁天下者

申積中宣義郎申起之庶子祖母楊氏係學士楊元素之姑元素無子積中始生素即取為已子既而素連舉二男積中雖心知所出而孝謹備至後登進士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櫬歸葬之終喪復為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盡以財付二弟堅欲歸宗作歸宗議謂生養恩同養者粗報生者亦不可不奉養歸家二十年父母

死終喪復以家財盡歸諸兄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棄如敝屣今忍割諸兄生計乎許光度薦於朝詔褒美之除永興軍提舉學事大府爲軍申旣卒朝廷官其一子焉

何子平廬江人也事母至孝宋文帝時爲吳郡海虞令供母皆美膳也妻孥所食皆粗糲也人疑其矯情子平曰吾祿止能奉親無餘旁及非故薄待妻子也母喪哭踊垂死方蘇孝武末年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十不得營葬所居敗屋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欲爲更新之子平止之曰我父母未歸土天地間一罪人耳何敢營室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欽敬贈錢代營其塚云

麗水林侑妻周氏夫卒事姑甚孝飲食非手治不以進子婦徐氏

養周亦如之。徐氏生孫名定老。時盜起。避亂遁逃。賊追逼。棄兒草澤中。夫爲盜所殺。姑婦避入東山。又遇盜。盜以周氏年老。叱令去。擁徐氏東行。姑婦相持泣曰。願同死。九泉不苟活也。周素事神。謹默禱焉。盜忽目眩。見有負厚橐者。趨刼之。遂得脫。過澤畔。見所棄兒猶在。亟抱之歸。寇退。徐覔得夫屍。家已破毁。租他屋以居。時徐氏年甫三十歲。人勸其再適。指兒泣曰。林氏一脈。惟姑與兒。吾何必棄焉。兒稍長。刻意勉兒勤學。鄉先達潘氏賢之。妻以女。潘氏雖貴家女。于歸後。效姑之賢行。亦荆釵練裳。提甕出汲。奉二母亦孝。徐晚有疾。潘爲割股以進。後定老舉進士。一秘書丞。子孫十餘世皆顯貴。

趙孝婦德安人早寡家貧爲人傭織得美食必持歸奉姑粗糲則自食念姑老一旦有不測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數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於家南鄰失火時南風烈盛火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難移乃撫膺哭曰吾哀姑老竟見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謂其孝感

聞氏紹興俞新妻也新沒聞氏年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姑老子幼女若嫁當令誰視也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强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親自求方不怠更時䑛其目目爲之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以葬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悇惻事聞於有司有司上奏其孝帝賜坊并賜金帛焉〇孝

子陳榮。亦爲母舐目而目復明。

捐軀盡孝　宋詹元女蕪湖人、紹興初年、賊攻縣城而下之。執詹氏父兄欲殺之。女趨前拜曰、妾願以身侍將軍保父兄命。不然雖父子併死無益也。賊聞而憐之。釋其父兄女囑其父兄亟去母遲遲乃隨行數里、遇橋卽躍身入水死。賊相顧歎息贊美。

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蔡叔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但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耶叔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

馮行可之父御史馮恩、嘉靖朝上疏、論諸朝貴專權不法、詔下獄

罪至死。時行可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擊登聞鼓。願代兒罪。上弗聽。行可刺臂血上書曰、臣父直戇罪應萬死。念臣祖母已八十餘。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甯得不死。惟願陛下置臣於辟。而赦臣父。祖母得生。亦不至傷天下法。上手其奏。繞殿者三。命中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末減。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追及驃。驃謂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首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恨之。斫綜頭面。凡四創。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怒曰、此兒以

救父不去。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蘇頲字子容。宣州安南人。嘗知婺州。舟過桐廬江。水暴漲、舟將覆、頲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忽自正。甫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衆以爲純孝所保全。

晉陵錢氏、顧成之妻也、錢氏往母家。夫家疫病甚盛。轉相傳染。或一家數口俱斃。或一巷不留數人。親戚不敢過門。其夫家凡八人俱伏枕待斃。媳聞欲歸家。父母力阻之、婦曰。人爲侍養翁姑而娶婦。今翁姑俱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惜也。隻身就道。其家忽聽鬼相語云、諸神皆衞孝婦歸家矣。速避

速避、八人皆得活。

漢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無子、惟有女五人、臨行時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所用。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復再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官為婢、以贖父罪。書奏、天子悲憐其意、下令赦其父罪。

送終之孝　基曰、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假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諸子中有獨饒裕者、凡事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以偏累

一人惟各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孝道雜義　揩臣云母之慈所以保子之身父之嚴所以成子之德世人徒知母恩而且有怨父者愚之甚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以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方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乃退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不傷也孔子聞之曰舜之事瞽瞍呼之服勞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瞽瞍不犯不慈之罪而舜亦不失烝烝之孝今既擊以大杖便當走矣曾子悔曰參罪大哉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念及此。則一舉足。何敢不愛惜身體乎。安忍登絕頂之高。臨易墜之深。履危險之地。以自取毀傷之咎也。

彪曰、或聞死於諫諍、死於城守。死於對敵、似與曾子所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理何相左與、曰兩不相左也。蓋盡忠爲國。舍身忘軀。正是大孝。安得執身體髮膚之語乎。

不孝鑒誡　胡師旦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則不孝必宜受刑。然世多不孝之子。而未必受刑。何也。只自父母之心慈縱。子孫悖慢。亦不忍聞之官府。又富貴者。恐其羞於人。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故不孝者。或免於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

際其怨氣所感。天地鬼神必知。是以不孝者或壽夭折或招橫禍。或遭惡死。且後人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倖天刑終不可逃也

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母宜勤勞。已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矣。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且直戇衝突矣。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矣。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件二親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不思愛吾子。亦曾念昔日

父母之愛我乎妻室固宜恩愛然亦當思便溺未分時妻未嘗育我呱呱在乳時妻未嘗食我大恩出於父母則奉養愛敬之心必宜加厚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已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强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不帶一錢來而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鬩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

忘其爲不孝者不可不思不改也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矣删改

彪曰父母未分衆共之物非一人所宜私取每見無良不孝者於衆共之物百計貪圖或强佔或竊取自以爲得計不知所作所爲鬼神已知祖宗已知其所得之物必不能長存一傳於子未有不敗去者何不以親族鄉黨中之陳跡觀之

彪曰父母既分析於諸子所餘之物存於父母者百年以後皆係子孫所有不明之父母緊守秘惜而不許諸子借用者實屬癡愚但父母在時父母需用之物且宜供父母用其不常用者子若需用不妨與父母說明明達之父母亦必無不聽者但宜愛惜過於

已物。乃有無良者。背地竊去而不言。且從而狼籍損壞之。及父母需用時。再問三問而終不認。此其人已自處於大不孝。則天地鬼神責之。祖宗惡之。吾未見天地鬼神譴責祖宗不佑者而能享厚福。令子孫昌盛者也。

建州貢生黃崇、父年過六十。妾生一子。崇擲水缸中溺殺之。父垂淚而已。未幾崇死。二子繼夭。妻改嫁。次年父妾復得子。竟延黃氏之祀。

程惡子、順義人。性兇狠、有母老羸。常被毆詈。母一日抱惡子孩誤跌傷額。惡子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其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而故好迎母曰。孩愈矣。可速歸。母從之。至半途僻

地以刃刺母腹而刃反入已腹腸出而死後屢埋其屍而常露地上鴉犬食盡乃已

張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母有匿金與弟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呼神告冤惡忽雷聲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蟲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人皆苦之

劉建德之妻悍惡不孝姑病甚惡其不便於已送之尼寺遣一婢供食母不欲往建德欲止之妻悍甚不能制也母死乃罵曰我死必訴汝於陰司數日婦果死又數日建德亦死婦方殮時忽震霆一聲腹首拆裂臭聞數里

孝悌有奇報　彪曰凡一切善事皆能格天地感鬼神而招美報然他事報應不顯明不神速不奇異惟孝弟報應極顯明極神速且奇異何也以孝弟之道通乎天地鬼神至捷也大舜不必言矣若顏烏服勞而死而羣烏代爲銜土以成墳也趙孝婦之能迴風息火不焚其居也庾袞之令疫鬼避去也郭巨因孝得金也劉殷因孝得粟也沈震楊範因孝得米也又如無水養親泉出於舍也年荒無食苗再生穀也掘地而得柴石英以愈親疾也至於友弟之報應亦有可歷數者如王覽之諫已毋待前兄慈愛而九代公卿也相國鄭昭先之祖代弟死而即得牛眠佳地數產公侯也黃士浚不應試選半途歸家養兄病逾年即大魁天下也方肯堂活

庶弟而及身貴顯也。趙彥霄之分財而一舉登第也。張士選歐陽池李孟元之讓産於兄弟而或當年晉爵或累世簪纓或愈加富厚也。此皆報應之神速奇異者。道經云孝弟至於天而日月爲之明孝弟至於地而萬物爲之生孝弟至於民而王道爲之成所以古人制功過格功首孝弟過首不孝弟者正此謂也今人好爲迂濶難行之事以求福報於孝弟則置若罔聞蓋疑孝弟未必有異應也。豈知孝弟所感格有極其奇異而神速者乎。然則人之欲求諸福者不求之於孝弟而徒求之於迂濶難行之事固爲大誤或謂孝弟不當言感應又何其迂也哉。

順孫之孝 彪曰語云人苟出外則一飲食一歇宿何等艱難郎

遇有禮待者。亦必須再三告謝而退。人享祖父庇蔭之福。懵懵過日而不覺察。儼似從天而降。不知使我得以如此者。乃祖父勤勞血汗所致也。念及此則祖父之恩。宜無日不在心上矣。

基曰、祖宗。水之源也。子孫。水之流也。水無源。何以有流。人無源何以有身。是故順孫孝子。於祖父之存也。務樂其心志。於祖父之亡也。盡禮於喪祭。所謂培其源。衍其流也。

彪曰、祖父母。與父母。恩有淺深。情有親疏。故服有三年。期年之別。則孝思安得無厚薄。然父死祖在者。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力。以有承重之責也。漢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父

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以曲體其心若令諸苦
畢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
原穀之祖年老有惡疾原穀之父母厭憎之作一輿舁祖於別室
穀年方十五苦諫不聽乃與家人隨收其輿歸父母曰爾何收此
穀曰留此以待父母年老有疾便於用耳父母感動即迎祖歸養

附錄喪祭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即令
人家所居正廳也惟主家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若病
勢度不可起先設牀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牀上東首東
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
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手手恐其褻

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撤去舊時褻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每手足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所謂屬纊者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則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蓆褥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牀以一箸橫口中楔音屑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將危之時便呼號哭踊後事不能預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時講究之也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豫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匆忙昏憒之時諸務託之親友終非切己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

一錯弗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爲上。次卽婺源紫梃木。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求善做老手。兩牆不宜太灣。恐不能載土日久陷坍。其糊縫擠裹封口。全要眞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妙。釘以蘇木爲上。熟鐵次之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痛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拗曲。衣履要周正。毋令捲摺。四圍多用石灰紙包。摁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枕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櫬而歸者。裓布縣棉。必不可少。被褐最生蟲蟻。切勿用之。拄線蓋棺。務要

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眞矣。亡者以入土爲安。攢厝乃一時權宜。久則潮濕鬱蒸於內。風日燥爍於外。數年棺朽。葬時另做新套。轉換之間。手足顛倒。非其部位。細小零落。不復完全。此攢厝之大病。棺之坐向。兼年庚姓氏。內宜墓誌。外宜勒石。使日後子孫便於修葺。並知宗派。至於墳墓界址。宜將圖形弓步勒於碑背。以免墳丁侵竊盜賣之患。今世喪家多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滅罪惡。必升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甚者日則孝子沿街隨僧迎經。夜則破獄照星。或作人物戲具。講經唱法。或男女夜出迎靈。法禁不能。理諭不曉。士人家亦復爲此。曰未能脫俗。聊復爾爾。嗟夫人死則形神相離。豈有復入地獄

受諸苦痛之理。司馬溫公嘗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以親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卽使積惡有罪。又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或曰親有疾則禱於羣祠。君子或爲之。甯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悅親之意。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理者。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王朗川言行彙纂

不作佛事一條　陳定宇先生曰。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命先祖曰。我死喪葬。悉用古今禮。毋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肖所以喪考妣。皆不敢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

之者少不搖於俗論則奪於婦人先考之歿也來弔者見勉曰縱不齋佛亦必聲鐘應之曰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臯長聲也某死者之名復反也）此儒家之聲鐘也欲聲佛家之無常鐘也何爲又有曰縱不爲佛事亦必塡受生又應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儒家之塡受生也以紙寓錢塡受生也何爲此不肖所以不搖於俗論也吳氏女兄明敏知書習聞家法固無異論吾婦朱氏其父兄信佛甚亦化之無異論焉此不肖所以不奪於婦人也

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求邇范公歙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繇程子大賢范吳富者人無敢非之吾家不幸三世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爲故立

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又嘗聞士友之言曰平昔非不知佛事不足爲古禮所當用一旦不幸至於大故則族姻交以不孝責我雖欲不爲不可得已嗟乎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孝子忙後邨劉公嘆之久矣孝也者其作佛事之謂歟流俗之所謂不孝乃我之所謂孝也流俗之所謂孝即我之所謂不孝也見輩聽之不守家法非吾子孫豈惟望爾之不變哉將望世世子孫毋變也陳定宇先世事略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蒸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托者不過草草一

盒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翫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即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鄰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踐踏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幾許何獨於祖宗面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即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甯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管執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

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以邱墓爲百世之養正是追遠之意今人賓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是之謂不知類。言行彙纂

附錄風水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亦有可穴碍於房分必求戸戸均勻久停親柩倘其親有百子千孫必終無葬地矣此莫大之罪也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富貴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毫不修德而專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

化之權豈理也哉故有詩曰風水先生慣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搜求葬乃翁　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存耕錄亦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追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人臣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用移徙居處鄉壟鄰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避凶趨吉爲事不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生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

處干犯得他。日吉是公共的人吉纔是自己獨有的人家新卜的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地另卜一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甯使我費事。毋遽擴泉下之人俾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眞地。不更有佳地。襲吉以葬。毋乃不吉乎。若塋城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死有鄰。鬼其理一耳如此存心便是吉人所葬必得吉地何人多昧昧也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詠心地詩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眞龍祖。道衞吾身輔峽砂脉

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時毫髮隔天涯。縱要講求風水亦當從此着想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人久據之。不及我矣。未富貴家原從己富貴家分來。已富貴家任聽未富貴家分去。今地師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萬代貧賤矣。地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苟明此理省却多少機謀爭佔之事。朱文公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墓前。數年之後。哭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

姓侵奪之情眞矣。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歸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岡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齊鳴。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棺尸不見矣。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插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

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噫覩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即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此可與醒掘古墓以葬新墳者

春秋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荊棘培松柏塋頭加土周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拆縫之處并狠窩灌洞及惡樹根荄蔓延勢將侵繞穴地應修築應填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乃近來以挂掃為故事藉祭饌以遊春其哀思修墓之意概乎弗講匆匆一拜內返於心平日不安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圓骨肉心豈意到來來即去空留細雨灑黃昏　名公巨卿修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

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高大嫌其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列刻某考妣某某氏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及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尺丈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垂久遠以防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佳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整齊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凌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家宅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培植者恣意

妄伐斬至凋零塚內何人任意戕賊不獨爲衰敗之徵其不孝爲已甚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止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爾因占二絕爲斫伐者勸焉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栖愛茂林孝子慈孫當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　可嘆見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參天斧斤代盡無餘樹空使啼鴉繞墓田講求風水之人偏不留意塋樹亦是一障（以上並錄言行彙纂）

汪君遴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眞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緊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

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荳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陸桴亭思辨錄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爲苟毫髮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爲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父母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何害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余謂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則斷斷不可

不傳影神以爲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像之意也同上

以上附錄數條庶於人子愼終追遠之孝爲大備矣

附錄　文昌夫子敬祖文　蓋人得天地正氣以生又必得父母撫育以成則父母之恩同乎天地矣奈何世人或有待子孫妻妾竭盡眞誠不辭勞倦不惜錢財其待父祖虛假吝財兄弟牽較無問痛癢獨不思撫育子孫無非望其養老殯葬照管墳塋也如爾不顧祖父而祖父豈肯顧爾哉況薄待祖父即爲忘本未嘗不褻天神是故不孝者皇天所震怒也天必使其窮苦天絕決定不饒也婦女忤逆公婆亦然故當如祖父不辭勞倦不惜錢財而盡孝因而推之事君必忠焉天必使才子生其家而後教以勤正學則

富貴矣。至於高曾祖父墳墓失修失祭。天罰慘禍爲尤甚。道經云。每歲五臘。比帝統御。隨處地方陰兵細察人家墳墓。考核罪惡根由。以及子孫之姓名。如棺坍出風吹骨暴露尸骸。卽察其承值子孫之滅天理薄祖先之罪。暗使其子孫貧之夭死或孤寡久病。或火盜刑戮絕嗣抛骨。如墳墓修整。土淋高厚。祭享豐隆。卽察其子孫人能循天理厚根本。屢陞賞賚。暗使福祿徐臻。賢婦配合。聰明才子。顯官榮封。經訓至貞至確。是故眼前有人平生無惡業。竟或夭或殘疾或貧或死絕。愚人不知其故。皆曰命也。前世修來也。正不知其薄祖先而天神罰之也。眼前有人生平無善功。竟或富或眉壽或貴或康甯。愚人不知其故。皆曰命也。前世修來也。正不知

其厚根本而天神賞之也七世祖考一有不安則子孫未能發達如潺潺浸塚蛇獸穿穴棺坍風入死者不能自爲必望子孫修整如忽略不修則高曾受苦而子孫窮困死絕矣吁挑土不過一二工所費甚小而勿挑則禍及乃大所失萬倍更有死絕之慘當汲汲挑修勿疑勿怠勿牽較有力量者獨任整修則諸福仍歸汝身以後天必將牽較者之家產漸併於不牽較之人矣切勿妒忌房分陰受其福也有人刻施吾自鑒察不爽焉

河錄袁了凡先生勸葬文

考之喪制殮以日計葬以月計公卿大夫　庶人雖有不同總不可以歲計而決然不葬其親者有時俗謬戾停柩於家易星霜而弗

厝往往以覔地爲詞夫地誰云不須揀擇伊川程子有云惟五患當慎但使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足矣[一云五患謂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也]必欲得地抑知心地與陰地相感召陰地須心地以滋培乎風水亦甚渺茫堪輿亦難盡信置德不論徒爲覔地之故久稽不葬爲父母者眞可憐矣其生也既爲我作馬牛力雖憊乎猶弗肯卽一日之安其歿也又因我求富貴骨且朽矣尚勿獲庇一杯之土思念及此父母一日不歸土子心一日能宴然乎抑或墳地既成而又慮葬費艱難財力不給而姑待者有之又或年月吉利而又事故多端機緣不偶或鬩牆家庭或呻吟疾病或構訟在官或經商在外而姑待者有之誠如

是也日復一日年又一年。有經數十載而不葬者。有經一兩代而
不葬者。人有恆言入土爲安。甯獨不聞乎。蓋葬者。藏也。藏尸於棺。
猶人之室處也。藏棺於穴。猶室之有牆垣也。不惟骸骨以藏而有
所附著。亦使魂魄以藏而得所憑依。不然者。如遊子未反故鄉。漂
灑蛩吟四壁。如敝廬不傍村落。魂飄鶻訴。三更嗟乎。人子何心顧
忍置爲緩圖。禮曰。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桮
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又曰。過廬墓則悽愴。過宗廟則怵
惕。偶一觸目。不覺恫心。況日夕見父母之棺。蛛絲黏挂。鼠跡縱橫。
對妻子能宴笑自若乎。燕親朋能綢繆盡歡乎。朝出而暮入。能偃
息幽然。魂夢貼席乎。且也意外之虞。政復不少。保無寇發盜生而

罹兵火之阨乎保無簷穿牖損而受風雨之侵乎保無瓦墮牆頹而遭覆壓之患乎由是言之匪直不忍久停蓋亦不敢久停矣昔有太學生羅聾禱前程於一祠夢神告之曰子於父母久不葬已獲罪冥司聾覺大懼是年果死郭元震年十六歲遇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震捐貲錢四十萬助之十八歲即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封代國公嗟嗟不葬父母者罪孽如彼而助葬父母者功德如此尙可遷延歲月以揀擇墳地爲辭耶吾慮其欲求福蔭而凶禍先臨其身矣思之思之

友悌

總論　彪曰古人言孝必兼言弟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明乎能孝者必能弟而不弟者必不可稱孝也何也父母猶身心也兄弟猶手足也未有傷手足而身心不病者亦未有兄弟不和而父母能安者故親在而不和則父母之心不安親歿而不和則父母之神亦不安豈有令父母之心神不安者而可爲孝子乎是不和兄弟卽不孝父母也故不弟之罪等於不孝

孟子云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夫象之於舜念念欲殺之奪其所有舜

旣爲天子誅之甚易舜不誅之而反富貴之憂與同憂喜與同喜此舜所以爲人倫之至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今世之爲兄弟者各立門戶各私妻子一有牴牾便相嫉如仇讐初不思父母生我兄弟之時如十指同在手不分長短大小痛癢一切關心我今日兄弟相殘如殘我父母之手足殘我父母之身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苟能平心觀理不爭細微之利不聽妻子之言以當日舜與象之情形設身處地反覆思維則友愛之情勃然不容已也

彪曰、兄弟者骨肉同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無不極其親愛此天性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分門析戶親疎旣殊鍾情自異

親者貴如珍寶疎者賤如草人矣惟仁人君子從禮義起見看得
倫理極大者必不重妻子與財利而輕兄弟與諸姪也
虎曰或問兄與伯叔孰親曰兄更親兄與伯叔孰重曰兄更重何
以見之子曰入則事父兄中庸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以兄
尤親故止言兄也孟子云義之實從兄是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
已涕泣而道之以兄尤親且重故止言兄也人旣知敬伯叔安可
不知敬兄也
虎曰兄弟宜和好此不易之天倫乃世竟有相視爲仇讐者此不
思之甚也我之諸子因我與兄弟不和效我所爲遂不親愛於伯
叔父相習無倫久久必且移其驕傲之性以不孝於我此理當熟

思。

郭開符曰、吾觀世人作諸善事。有捐千金者。無非從善事起見也。不知天地鬼神之所重。不在於此。每於家庭間勸人善惡。家庭中能讓財者。嘉爲至行。故世人凡遇兄弟貪鄙者。強橫多取。不當與之計較。安意與之。大勝於行諸善事也。

恩情倒置之失　瑄曰、世人之貧賤者。無論已。亦有富貴者。羅列樽俎。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挂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路人。或因尺土寸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天良之盡沒者也。

和好釋芥蒂　基曰、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

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芥蔕必然消釋。和好如初矣。

先哲云。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雖卒然有怨。只是不藏不宿。所以終能感化也。不如此。便不能矣。

感化在於自責　王陽明曰。舜能化象。其機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處。若舜略計較他所施爲。便見得象的不是。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來。書言蒸蒸乂不格姦。此和好至妙訣也。想舜初時。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所以象欲殺之。厥後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在責望人。所以能使象悔服也。

繆肜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肜乃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和好古不聽婦言

君載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婦女所見不廣遠。不公平。故重於自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仇憤生矣。於是兄弟子姪。有隔屋連牆。至死不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甯棄親而不顧者。喪親亦欲均費。甯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有遠識之人。知婦

女之不可諫誨。而陰與兄弟相愛。並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怨其婦。而愛其兄弟。蓋由於不聽婦女之言。故能得兄弟之心也。

虒曰。何文淵判温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搆訟者。文淵判云。止緣花底鶯聲巧。遂使天邊雁影分。浦江鄭氏。十一世同居。孝友冠天下。海內尊之爲典型。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不過曰。不聽婦人言而已。嗚呼。婦言之不可聽如此哉。夫婦人之言。所見甚小。所爲不過錙銖財利。其言宜爲丈夫所不信。而丈夫每喜信之者何也。以其心實爲我也。以其言實利己也。夫安得不信從之。雖然。爲我利我。誠有然矣。吾恐天倫骨肉。非財利所宜易。而亦非妻妾所宜間。

也。馬田谿云小窻莫聽黃鸝語。踏落荊花滿院飛。嗟乎、觀此數言。而不知省者。其殆無良之甚者歟。

盡弟化親美行。

李銓平邱人。銓兄名全、前母所生。母甚不愛。而衣食皆異於銓。銓年始五歲。覺己衣勝兄。卽脫不穿。必兄與己同然後服之。其母遂均愛不偏。

漢楊厚字仲植。兄名博。乃前母所生。母待之甚虐。厚年九歲。思挽回親意。乃託疾不言不食。母問其何痛苦。答曰、吾之困苦。正同於兄之困苦。母感悟。遂改前非。恩養如一。

唐、韋立字延搆、與兄承慶異母。母每笞承慶。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痛責自捶。母感悟爲均愛。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爲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爲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感母。母待兄慈愛。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弟。乃所以爲孝也。後九代公卿。歷傳唐宋。至今鼎盛。

仁至義盡美行　基曰。唐宰相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滉戲於掌上。誤墜堦而斃。滉禁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韓公如此。非薄於子。蓋見難得者兄弟也。

黃士俊。廣東人。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兄病。嘆曰。烏有急功名而置吾兄生死不問者哉。遂返歸。丙午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丁未狀元及第。

不弟之根總由財利

湛甘泉曰嘗觀孝弟之風多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財利爭奪之心濃也

彪曰兄弟衆多者內必有一人恃强取財不畏父母不顧名義淩兄鑠弟父母弟兄無可奈何亦畏而讓之所得既多二三十年間彼家資必饒於衆乃欣欣然得意以為萬年不拔矣詎知天地難欺鬼神有眼或及其身而膺禍家資盡喪或身死而子孫不能成立且膺禍患至於一敗塗地為人所笑此斷斷無差者誰謂倫理當輕錢財宜重哉

郭開符曰今之兄弟爭財者由於視財產太重視骨肉兄弟反輕

不知古有讓國者矣。讓天下者矣。而況於區區之財產乎。是以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爭之而目前得者。未必不轉眼而失也。讓之而不得者。日後未必不反多得也。理在必然。斷無虛耳。

讓財推祿美行　薛包好學篤行。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不得已從之。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耳。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耳。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服食所安耳。諸弟數破家產。輒復賑給。

趙彥霄兄弟二人。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家計已爲所壞。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餐。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且多逋負。不能還。杜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

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寢食彥霄家。兄所逋負者。弟已儲錢足償矣。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

南海、方肯堂之父既老。其侍婢有孕。隱而不言。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餘年。父臨歿目不瞑。肯堂跪泣曰。大人其以季子未立耶。兒所受分貲業。若不與季弟均分。不誨之使立者。天鑒之。父目乃瞑。肯堂舉於鄉。二十餘年。將謁選。夢父告之曰。天曹所重者孝友。汝已登進士第。覺而異之。明年果得捷。時隆慶辛未也。

裴叔則營新宅。請兄共遊。兄見其床帳儼然。軒檻疎朗。心甚欲之。

難以口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同住。
申積中兩遇恩蔭。不官其子。悉推以與其二弟。徐禧有恩蔭。詔命已下。易子之名。以與其姪。此兄弟叔姪推讓官爵者也。夫官爵身之所致也。身之所致。尚可推與於弟姪。何况祖遺產業。而可競爭不休乎

李孟元性友愛。與姪分析。姪名就。有痼疾。不能作家。孟元將所有田園以大半與就。甘心勤苦理財。後孟元家益富。子孫益繁盛

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妻妒。遂遣嫁於賣糞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里中羣小指爲首貨。因語其婢曰、汝子孰不知爲莫氏子。其家產應當分之。胡不令歸取。若不聽。則訟之於官

我等必來相助。因令其子孝服往其家。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於屋旁。卽助汝告官。其子如所教。入其家哭且拜。家內駭然。妻駡欲逐之。長子亟前曰、不可。遂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卽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長兄。汝當拜。徧指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汝次兄、次嫂。汝當對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卽與同食同寢。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計遂大阻。夫此長子一敦友愛。成先人之志。息羣小之禍。亦可謂仁而有智矣。

盡弟化人作用。　施相之翊之、兄弟皆爲知州致仕。居家。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

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一日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顰蹙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溪亭公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敬愛全倫美行　魏楊津、家世純厚。敦禮尚義。事兄楊椿如父。在家時有一美味。必與同食。後二人皆貴。津為泗州牧。兄在京師。津得四時佳味。輒因便附達於兄。後二人年老致仕。椿或他處醉歸。津親扶至室中。問安否。若津者可謂極盡敬兄之禮者也。

唐崔孝暐事兄孝芬。極盡恭順之禮。有事必代勞。一錢尺帛不敢入私房。後異居。吉凶有需。皆代費用。

溫公大拜後。與其兄伯康友愛甚篤。伯康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否。天少冷。則拊其背曰。得毋寒否。以首相之貴。而愛敬其兄如此。則以富貴而凌轢其兄弟者。眞虎狼不食其肉者也。

天量包容　洙源曰。王文正公旦弟倣不可訓。一日將祭家廟。列百壺於堂。弟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並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改過。

進士陳世恩。夏邑人也。兄弟三人。公居次。長兄孝廉也。季弟某少

好狎遊日出暮歸孝廉輒作色規諫竟不改公曰徒傷親愛無益也每夜躬守外戶俟之俟弟歸乃手自扃鑰問以寒煖飢飽如是者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暮歸

隋吏部尚書牛宏其弟名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言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終無一言責備於弟弟亦自悔

薄待兄弟則勢孤寡助　曾三曰凡人不於根本上奏工夫即有掀天揭地事業皆不足取袁紹之兄弟不睦二子譚尚亦治兵相攻卒為操所滅可見父之貽謀不善子必尤而效之為禍滋烈可

翁寒心。昔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適在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乃知同氣參商。往往令人乘隙加禍。更令天下豪傑掩口而笑。裏足而不前。艮足羞也

顏之推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鄰里疎薄。鄰里疎薄。則外侮頻頻至矣。宜細思之

讀書鏡云、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將卒。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入手一折即斷。又取十九箭使利延折之。利延不能折。因諭諸子曰、汝曹知之。孤則易折。衆則難折也。爾兄弟協力同心。外侮可禦。社稷可固。言畢而卒

〔不弟顯報〕 希濤云、信州劉君祥病將死。召其弟君祺曰、吾死子

幼弟爲捍理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及兄死。君祺竟逐其子。貪其產業。後五年。君祺燕客。忽大呼曰。兄來也。頓嘔血。扶歸。胸忽裂開。見其心如炭黑而死。

〔從堂兄弟〕 麟趾曰。從堂兄弟。雖有親疏。其始只是一脈。薄待從堂。卽是薄待祖宗。祖宗必不祐也。

〔叔姪〕 韓宗伯云。叔姪兄弟。豈伊異人。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豈可因一言之誤。一事之爭。遂懷仇恨。苟同室操戈。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長科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

至於無所歸。此天倫之定理。非人事之強合也。今人多昧焉。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乘其孤弱。吞其財產。百端擾害之者。如是則與禽獸何異焉。

處曰。伯叔無子而依我。則其心境已苦。更無人體其心。代其勞。則其心憂愁抑鬱。有不堪言者也。爲之姪者。不當以伯叔視之。而當以長兄視之。斯良子姪也。若伯叔富而想望其家財。起繼立之念。伯叔貧而視之如路人。乃豺虎其心者也。

韓魏公養育諸姪。比如己子。所得恩蔭。官先及諸姪。子反有未沾恩蔭者。

五代張士選。幼孤。及長。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其兄弟妯娌。多有

繁言不能不分析選請於叔父曰吾欲與叔分析選應得其半但念叔有七子止分一半無以養生願剖爲八分分之叔固辭選固讓遂分爲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物色之但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共叱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見此少年有滿面陰騭氣耳及揭榜果得高第

瑄曰殷原善家貧與兄近仁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廉知早遂縣尋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於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己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既有諸孤爲吾後更娶何爲

沈心松嘉善人存心慈祥愷悌十六歲而孤適里中陷以糧長之

役。恐破家潛匿他地。後聞里人報其叔代之。心松曰、叔家計更不及我。奈何逃避。而令叔受困乎。卽自出認。後子孫皆富貴繁盛無比云。

章溢、龍泉人、當元末兵亂時。姪章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我兄只有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語賊。願以身代。賊素聞公名。見公甚喜。卽出其姪。留公問計。公不爲策畫。反以義方勸之。賊亦不忍加害。後乘間逃歸。胡大海薦於明太祖。聘爲佐命勳臣。

【附錄】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此今生之幸門庭之瑞不可不知不可不勉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妒

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妒。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鬩牆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富貴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妒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敢於先分形迹。見得是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値也。陸桴亭思辨錄

附錄呂純陽勸弟文

人生最關切者。無如兄弟。同此父母。同此氣血。同此胞胎。安可不

同此性情乎。幼時總角荷衣。餚果共食。竹馬同騎。出入嬉遊不離跬步。何其相愛相樂也。及至長成分居授室。或因妻妾枕言蠱惑。或因朋友簧語動搖。或因財產利心攘奪。有此三者。遂使友愛頓成嫌隙。手足化成戈矛。仇心切齒。鬩牆之鬭。由是來矣。不知朋友勢衰則去。利盡則疏。一有患難。畏避不暇。誰肯赴湯蹈火。為之急救。兄弟雖大怨大憾者。義難坐視。情難恝然。理上說不去。亦當挺身而出。為之百方營解而後已。故吾見朋友援溺者甚少。而兄弟救難者實多也。是朋友不如兄弟者如此。妻妾情意相爭恩愛交篤。或有不幸中道死亡。安保琵琶不上別船。此時親戚流涕而送子女牽裙而哭。毅然另嫁。曾不回頭。遺孤在室。屬之何人。兄弟情

關骨肉。義難棄捐。理上行不去。自當爲之撫養教誨使之成人而後已。故吾見妻妾棄子者儘多。而兄弟存孤者不少也。是妻妾不如兄弟者。又如此。嗚呼、世人亦何苦溺妻妾而仇兄弟。信朋友而疎手足哉。至於財產乃祖父所遺。爭之奪之。或鬬或訟。各不干休。祖父在堂。豈不痛心。歿地焉能瞑目。謂一生辛苦勤劬。本作兒孫之久計。反爲豚犬之爭端。安耶否耶。而況兄弟者同氣同根。譬如一樹兩枝。一枯一榮。一身兩足。一能行、一不能行。彼枯而不能行者、則已矣。彼榮而能行者、其能久乎。何不思之甚也。孰若互推、互讓、不奪不爭。上以安祖父。下以敦同氣。使根枝敷榮。手足相扶助。其爲計不亦大可久哉。吾願世有兄弟者。當同想幼年總角時。餂

衆竹馬嬉遊。曾幾何時。離離白首。霜染鬢眉。正宜相友相愛。培田氏之花。設姜家之被。書張公之忍字。猶恐不及矣。思之思之。其毋忽。

△又古詩二首

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財產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續附]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每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則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達理。因而信之。錢

財之念重。而兄弟之情疎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卽稍有不均。當退一步思想。假如父母原無這坵田。這間屋。這件物。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箇兄弟。則心自平。卽或人心不同。此則寛容退讓。彼則較量錙銖。錢財有限。兄弟情重。婦言勿聽。而兄弟之情篤矣。 願體集

柳開仲塗曰。皇考父也治家孝且嚴。但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抑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言所惑。吾見罕

矣若等甯有是耶。退婦二則惴惴音墜恐懼貌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猶至今也賴之得全其家云。

人生必讀書卷之二

溆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倫紀部中

慈教

幼時蒙養諸法　世範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等之人。不教不知也。古人於未生之前。尚有胎教之法。何況能言能走之時乎。今人不然。但知愛也。全無教也。曲意順從。飲食恣其所欲。無教叫號。不知禁止。而反責奴婢。無故罵人。聽其乖戾。而不加誡飭。日漸月積。養成其性。及至壯年。性已習成。肆行無忌。教之則違。嚴之忤逆矣。羅念菴云、少年習成性格。既長欲變甚難。爲父母者

當時時玩味斯言也。增改

彪曰、富貴之家。愛子過甚。子所欲得。無不曲從之。性既縱成。一往莫禦。小有拂逆。便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強好勝。破敗家財。猶係小事。斬絞流徙之刑。從此致矣。爲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

君載曰、世嘗有愛其子者。美食美衣。婢僕供事。足跡不令出門。可謂愛之至矣。彼鄉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跋涉山川。犯風冒雨。或從師取友於百里之外。或經商於千里之遙。辛勤苦楚。子或怨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末路。溺愛不教者。愚魯無成。勞苦訓誨者。家業成就。由此觀之。則爲人父者。將使其子有成爲慈愛耶。抑以愚魯無成爲慈愛耶。雖是愚者。亦知所取矣。刪改

彪曰、子之賢不肖、其機全關於母、父養成子之惡者十之三、母縱成子之惡者十之七、愛惜之至、視如珠寶、驕淫乖戾、日積月增、不惟不許他人一言、且不喜丈夫教之也、由是其子流蕩奢侈、不務生業、負氣好鬭、因而目無禮法、走險如鶩、陷於刑戮者甚多、其子在囹圄之時、推原根由、竟有怨恨其母之甚者、眞可嘆也、雖然、未可多歸罪於母也、母女流也、不明於理、子之賢否、猶不盡知、其罪猶輕、父男子也、每有縱子過甚、見子百惡備具、不肯教誨者、亦甚多也、可嘆也、

彪曰、昔人云、枝條從小揉則曲者可使直、直者可使曲、凡物改於初時則易、改於日久則難、故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凡欲子與婦

令善者當及早教之若因循姑息是害之也爲父爲姑者宜細思之

處曰每見愚父之待子一出胎後並無一善事教之所教者皆不善之事也如兒甫生數月每懷抱中稍有啼哭母卽走不暫停是輕浮動躁纔出胎已習成也稍長兄弟伯叔姊妹未能笑而强教之笑未能言而强教之言百方引誘其奸巧是虛僞奸巧甫數月已習成也週歲之外提抱之婢僕皆教之以謊言教之以假僞教之以罵人撻人而罵詈必汚穢之言是惡薄之事一二歲已習成也夫古人有胎教之法母旣懷胎坐必端正立不欹邪語不高聲耳不聽非禮之言目不視非禮之色所食之物必以方正無非欲

養其方正之性也今人則不然既無胎教之法而一二歲時又專以輕薄奸詐虛僞引誘之年歲長大止將平日相習之不善日益增加善性日遠日消安能改其輕薄虛僞之性而爲厚重眞實也惟去此數弊方爲教子有方

處曰古人云與善人親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化矣與不善人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子孫幼時須常在眼前不許婢僕以邪僻之言入於其耳污下之行入於其目至六七歲入學從師必細加訪問倘同學中有不肖學生則宜避之不可令子弟與之同學不然則所聞所見皆不正之事亦且流爲匪僻矣

虎、曰子弟幼時。最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只在粗淺。如見尊長。必作揖。不可脫略。長者經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召。即急趨之。不可少緩。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長者之前。不可喧嚷致爭。廳堂之中。不可放肆偃卧。凡事非僮僕所能爲者。必須爲父母代勞。不可推諉。略舉大端。不能偏指。宜觸類推廣。父兄不以此教。則家必不可齊。子弟教而不遵。即非循理之子弟也。

禮、曰子女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教以唯。女教以俞。唯重而速。俞輕而緩也。六歲令入蒙館。八歲即教以禮讓。隨行於長者之後。坐於長者之末。與長者飲食。長者未飲。少者不敢舉杯。長者未食。少者不敢舉箸。十歲教之學書法算法

彪曰、子孫至於十歲外。恐朋友導其淫心。父兄亦有嚴爲之防者。至於狡僕之引誘子孫。人多不知。一姻親於十二歲時。奸僕教之強開情竇。斵喪天眞。年稍長得怯病而夭死。告人曰。斯奴百方引誘令我至死。吾今欲殺之力不能矣。觀此。爲祖父者子弟十歲以上。必當極意防閑。不可令與僮僕親近也。

彪曰、少年子弟。氣血方盛。情竇既開。不能遏抑。每有偷香竊玉之事。大傷天理。甚虧德行。迨其識禮義而追悔。無濟於事矣。故父兄師長。當於十二三歲。便肫切教訓。毋令蹈其罪愆也。

先哲云、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羅綺裘裳。恐啟其奢侈之心。長大不能改也。

何士明曰、柳公綽治家有法。夫人常衣素絹不服羅綺。諸子學業未成者不令多食肉每半月一食焉。遇饑歲已亦止食蔬菜不食粱肉所以清白之名爲人傳誦也。

教子諸條　張黃岳曰、世間秀才尚少何況科甲。然書香不可絕也。書香一絕則家勢日微。家聲既卑則出入鄙陋。人既鄙陋則上無君子之交下無治生之智。其安於農樵負擔者猶爲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復雄高狎比下賤。寘行蹈險嗚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祖宗之祀或者不可保。猛念及此安可不教子孫讀書

龐曰、子弟聰明有志者可以責辱愧恥之使之激勵精進。愚頑無志者督責之則彼益自棄而安於下流無上進之機惟立賞格鼓

舞之。彼有所冀望。庶幾生嚮往之心也。

彪曰、按古人無不云子弟不可不教、教則必當以嚴。此不易之良法也、然有常有變。不可執一而論。如吾子弟循良賢明。平居聽吾教誨。有過聽吾指責。此佳子弟也。不可不教。教且當以嚴也。是嚴可行也、至於不肖子弟。且秉氣乖戾凶傲。不顧義理。不恤人言。不畏天地鬼神。教且不得、而施安可加之以嚴。以激其忤逆之性哉。是嚴不可行也。不可行而行。必至情斷義絕而後已。不若以寬濟之正面不可教誨。或借他事諷之化之。或將聖諭及歷代嘉言懿行。請人講解、漸漸化之。若祖德悠遠。氣數不衰。雖不循良、亦不至於大禍、未可知也。若執治家宜嚴之理。則處處有碍。故為父兄者

當酌量常變以施。不可執一也。

搢臣曰、父嚴母慈天性爲然。賢愚不易。但母太慈。固傷姑息。而父太嚴。未免苛求。父之督責太過。其子反恐懼不前。不但知識顛倒。即言語問答。皆逡巡不敢出口。此由拘束已甚。欲速期成之故。豈不可惜乎。謂母當慈。不宜太慈。父當嚴。不宜太嚴。方爲中道。

彪曰、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凡德業與學問。皆積累而後成。非一歲月所能驟至也。唐明宗時。張昭先進訓儲之法。略云陛下諸子。宜各置師傅。令折節事之。一日之中。但令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俟皇子上謁陛下時。陛下舉而問之。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識安危之故。深究成敗

之機。嗚呼、法何善也。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天失處。未有不積於至微至少。成於極多極大者。惟當從容待之。日計不足者月計有餘矣。月計不足者歲計有餘矣。久久爲之。何患功力不至哉。此教子弟之良法也。

商王小乙常遣太子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使知疾苦情形。故高宗爲中興令主。皆帝乙善於訓誨使之然也。

明太祖以太子世子生長深宮。富貴安樂。不知小民困苦情形。於是令太子世子備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粗醜。并其耕耘勞苦之狀。以儆惕其心。又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詳說民間貧之困苦等事。後永樂倣洪武教太子例。亦使皇長孫周行村落歷

觀農桑之苦故洪熙宣德皆成令主此皆帝王得教子之法者也

彪曰子孫至十五六歲時心志已漸放蕩所喜者華麗之衣裳時式之冠履爲祖父者不可聽之且當嚴爲之禁宜立定式樣使之遵守不許同於流俗即淑身保家之懿範也

搢臣曰屢見人家子弟年雖長大一至父歿世故茫然致使家計日壞此乃父在之日止令安坐讀書不令學習諸事故也大非計也子弟年十五六時一切身世所需之事皆宜講究如登記册籍之法算數之法銀色之高低婚姻祭葬之恒禮畜養種植之宜忌皆宜詳細開導之旣略知事務雖不幸父母早歿亦可以保家

彪曰先輩云教子弟無異方惟令之親君子遠小人而已親君子

則日進於高明遠小人則不流於污下此教子弟良法也但何者爲君子何者爲親必當詳言其目如道德著聞之人眞君子也吾親挈子弟求其教誨則所聞皆正言所行皆正事子弟自習於方正此根本之教最急之先務也此外亦有不可已者子弟業讀書作文父兄當訪學最優者與至能文者親挈子弟求其教誨則子弟方知讀書作文之法矣子弟習商賈父兄當訪善商善賈者親挈子弟時時問業則子弟自知商賈之所以然矣子弟或習此一藝當訪精此藝者何人親挈子弟頻頻質問則子弟之藝必精矣凡才能邁衆而非人所能及者其志氣力量必有異於常人皆君子之類也親而近之自獲於益彼庸衆之才雖執贄師事之有何

益哉。所謂師友。必宜才德過人者也。雖然子弟少年。每喜邪人。每畏正士。苟非父兄親責其求教。彼安肯自行哉。此親君子之益。其責全在父兄成就之也。又何者爲小人。何者爲遠。亦未嘗詳言也。有游手下流之小人。不習正業。惟欲以嬉遊博奕了其生平。任父母師長正言婉言不聽也。游手既久。必流賭博。此類小人雖比屋而居。不可使之相聞問矣。有奢侈無節之小人。衣非華服則與父母爲仇。食非甘肥則與妻子爲難。止圖目前之快樂。勿顧日後之飢寒。此類小人雖屬母妻二黨之親。任彼奢侈。我安節儉。不可效其所爲也。有無忌憚之小人。不信因果。不畏鬼神。無才而自謂才高。無學而自謂學富。狂言自大。藐視諸人。此類小人雖鄰里、親族、

不可與親近也。有淫佚敗檢之小人。戀色貪花。若蛾趨焰。污言穢語。不避親疎。自以爲風流瀟灑。少年子弟。誤聽其言。敗風損德。此類小人。雖同學同社。不可與之交言也。有門客家僮之小人。懷好匿惡。搜索利孔。以逢主人之意。導引聲色。以誘少年子弟之心。在創業守成者。才具雄長。猶能壓制。雖用之而不甚受其害。祖父既歿。子弟或幼小。或愚魯。則諸弊叢生。誑騙資財。甚且盜賣其田宅。記其行事之長短。匿其過端之字蹟。以爲籠絡之資。或遇訟端。則反覆播弄。令其不能中止。此等小人。才雖可用。而後患宜防。必當預遠之。又宜頻頻指示子弟。令不可任之爲腹心也。此遠小人之條目也。欲教子弟者。不能析其條目以垂教誡。雖欲教子弟成人。

而不可得矣。

先哲云、胡安國子弟赴宴。雖夜已深。安國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濂溪先生潛德隱耀。人少知者。獨二程子之父諱珦者。知之。遣子受學。明道先生早貴。德行比顏子。倡明絕學。封河南伯。伊川先生以宰相薦。至白衣侍講。師世淑人。封伊南伯。此緣父能擇師訓誨有以成就之也。

虎曰、唐西平王李晟、治家嚴肅。教子女有方。元旦其女歸拜節。晟責之曰、元旦大節。家家有事。汝公姑在堂。當在家任勞。以集衆事何得以虛禮來此。郤不相見。西平王武將出身也。能以禮陶淑女

流尚如此可想見其教子之法矣世之讀書文士不知教子者覩此能無愧乎

搢臣曰今人每言女生外向遂忽略不教不知養子不教玷在家門養女不教既玷家門且貽害他人非細故也可嘆今之為母者止教其女以飾冠髻炫簪珥華衣裳而已一切治家之務與孝敬公姑丈夫之理毫髮不言安得有賢淑之女哉有壼訓者女範女職等書豈可置之不講乎

君載曰大僚勢宦子孫造惡多掩蔽祖父之耳目於是竟以惡子孫為善良者有之偶有至親良友熱腸難之略將所為告其祖父愁欺蔽之術工事未敗露祖父多不聽信且以人言為誣妄者有

之更有不肖之母祖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故子孫雖有彌天之禍而祖父不知也然關係非輕也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而已貴家之子弟不止於此奪人之田產詐人之金錢謀人之風水淫人之婦女鄉人有違理犯法之事認為己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作祖父之簡干求州縣所為無非大惡至奴僕工人亦竊其勢焰多方造孽以取奸利凡為祖父者當嚴加關防時時詢訪於輿論其庶幾哉潤改

祖父見子孫魯鈍者貪污者不可使之仕宦才質既鈍諸項政事必委於胥吏害民已多性貪者且以胥吏為爪牙相濟為奸天理人情置之度外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極慘之報必不能免然則膚

惡子孫祖父豈可聽之取功名乎

賢母芳型　明道伊川先生之父諱珦賢人也能教子其夫人更賢訓子有方奴婢有小過丈夫怒每爲之寬釋惟諸子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使父不知耳勸其夫多覓書擇名師嚴勵訓誨不使優游度日噫母之賢淑如此安得無賢淑之子乎

宋名臣蘇易簡品行重於朝太宗召其母入禁中問之曰何以教子而使賢達如此也對曰幼則束於禮讓不使任性長則教以詩書不使怠惰廢業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修生方四歲而夫已歿孀居家貧無錢覓

紙每夜以荻畫字教之嘗泣訓修曰吾初至爾家時爾父免喪未久嘗以不及養親爲恨每祭必涕泣遇佳節亦泣始猶以爲新免喪如此耳及終其身莫不然以此知爾父之孝也爾父居官夜閱刑書每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始無恨汝父所行如此爾其效之

崔夫人鄭善果之母也善果之父諱誠周仕隋爲大將軍以討賊遲迴死於戰陣善果以廕襲爲魯郡太守母常於廳後聽善果斷獄聞剖析合理則悅而無言決斷不協善果退則以理折之乃歸室中閉門不出善果跪門外謝罪母曰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國吾亦望汝效爾先君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郡伯豈汝自能致之

耶。先人之貽也。安可不極力自勉。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有負名義。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亦勤慎自勵。所涖之地。咸有政績可紀焉。

包蒙泉爲御史。其母誡之曰。汝爲天子耳目。須廉以持身。激濁揚清。方盡厥職。蒙泉遵母命。廉介清慎。不畏强禦。後雖抵觸宦官。爲所中傷。謫戍遠方。然聲震朝野。天下賢之。其弟子敬亦爲御史。養親歸家。宴客。母問家人。席間坐何人。答曰。某某。又問談何事。答曰。某家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次子數之曰。某氏子者。諂佞之流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談經史道德。而言買姬。吾不忍坐視敗壞家聲。終日不與其子語。於是子敬跪而謝罪

母曰必絕某氏子勿與往來方可子敬乃刻責改過品行益端鄉人皆云一賢母能成就兩名御史也

賢母卓識　馮氏夫人者宋濟源令陳省華妻也其敎子也治身理家之事親自敎之經史文章則延師敎之更有非人所及者嘗焚香夜禱曰不求金富貴但願子孫賢非賢婦能如此乎後三子皆學成貴顯且爲名臣是其效矣

唐李景讓母鄭夫人天性明達早寡以訓子爲務宅後牆陷得錢盈萬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遺慶矜恤庇佑則望諸子學問有成他日受俸此非當有之財不敢妄取命速掩焉後李景讓亦顯貴爲名臣此二夫人者可謂皆賢母也

唐崔元暐母盧氏戒暐曰仕而貧是好消息貨財多是奢侈衰敗之根也故暐居官清白撥亂死義不負乎母訓

唐相李林甫横肆專權御史王義方欲劾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遇奸臣不糾爲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殺身以成子名古之賢母也汝若能盡忠吾死何恨

劉安世母賢淑夫人也安世除諫官入白母曰朝廷使兒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天下安危設有觸忤禍譴必至憂及老母矣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母老辭必獲免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諍臣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國使得罪流徙無問遠近吾當從汝

所之安世受命乃正色立朝面折廷諍人目之爲殿上虎云

季景讓爲浙西觀察御史一衞軍犯法不當死罪景讓誤杖殺諸衞軍憤憤欲爲變其母知之卽出坐公堂立景讓於階下責之曰天子付與方面豈得任性妄殺人萬一致一方不甯豈惟負天子且大愧先人命左右褫其衣撻其背將佐請免至再三而後已諸軍遂定

虞潭母孫夫人年少孀居每訓潭以忠義後潭爲向康太守值社稷搆逆孫夫人勉潭以盡忠傾其資產以餽戰士遂克保其土地蘇峻反潭募義兵征峻孫夫人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爲慮也盡發家中所有以助軍資并遣潭子楚

爲父護軍峻平澶拜武昌侯孫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舉朝來拜謁九十五而卒贈定夫人

王珪之母李氏與人言曰吾兒雖能成立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母見之大喜曰二客公輔才吾兒能友之可以成大受之器矣

陶侃母以侃名譽未彰令交當時賢俊一日桓子野褚季淵等十數輩至其家侃患無以供給母曰汝自與友盤桓勿顧厨下事母乃剪髮令人往市易供給銼床薦喂馬諸賢盡歡而散人以其母賢多方稱譽侃由是名聞朝野

厚待前子 秦潤夫繼室柴氏親生一子前妻亦有一子年俱幼

潤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撫育無二心辛勤績紡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詞連潤夫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實殺之非兄也鞫之至死不易詞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訪之隣里始得其情官大賢柴氏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承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上聞其事於朝詔令兄弟兩釋之厚賞賜且旌其門

周宣王時人相鬬於途有兄弟二人不知避忌極力勸解未幾鬬者死一人死者之家疑兄弟二人陽勸陰助也因株連於獄乃兄弟二人爭抵命焉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殺乃我殺也竟不能決

事聞於相相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度其母能知事之眞的召問其母母泣對曰罪歸少者相聞其言問曰夫少子人之所愛爾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歿時囑妾善視妾已許之矣今旣受託背言忘信是欺死也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天倫也故甯殺其少者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之

吳夫人判官王益之妻也好學强記恂恂自下凡事請命公姑不敢自專前配生二子愛之甚於已子婢僕每以讒言來愬毋必叱之前二子早卒遇其婦如已婦待前子之母族如已族嫁三從女如已女後生子五人安石爲宰相安禮安國皆爲顯官

程文矩繼妻穆姜生二男而前妻有四子婢僕以四子非母所生憎毀日至穆姜不聽更加親愛長子興遇疾日夜調護久久不倦焉

附錄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其恩　養正之禮此亦切近　史搢臣願體集

人每於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處來乃祖父積惡所致平日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日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非

慼之甚乎。倘反此。急於生存之日。積德累仁以培之。亦正慈妙術也。同上

科第必須積德。故延師教子。早晚勤課。尚不足為慈。有子之後。更務立心為善。廣行方便。方為大慈。言行彙纂

良之以衣食

繼述

先哲云、祖宗之榮貴。自經書中來。子孫享廕庇。則厭經書矣。祖宗之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富盛。則忘勤儉矣。此所以不能守成而多衰敗也。思之勉之

朱子曰、吾觀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衣。甘其食。遨遊燕樂。不知身之所以耀潤者。皆乃祖乃父勤苦所致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出。一旦時移勢異。失其故態。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瘁其形。雖殘盃冷汁。食之不慚。敝衣破履。服之不恥。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為。有以致之也。故為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為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急急

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若是則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業不亦宜乎

柳玭曰凡門第高處境順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境順則爲人所妒懿行碩才人未之信一有瑕玷指摘重於他人故富貴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謹

何士明云子弟之成否不必望其才華過人但要觀其謹飭與放肆則一生之事業可預定矣童子自垂髫以至束髮能漸漸收斂勤於本務惟父師之言是聽不肯與不肖下流者相親此卽賢子弟也知其後日必有成就矣改潤

搢臣曰俗言人得功名太早未免輕視一切傲慢驕矜往往招尤

致禍。愚謂不但功名太早固有害。卽如發財太早。必致任意浪用。貧乏隨之。若使略諳艱辛。稍知世務。然後富盛。庶幾能保守也。但富貴遲早聽之於天。而乘載享受則在乎人。吾願早年富貴者三復斯言、

洙源曰。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孰賢孰否。乃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不可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禮曰。後生小子欲學進益。當時時求教於先生長者。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彪曰。少年子弟。每每乘興多事。至老成必大悔。然當其時。有人阻之。必大怒。益執意欲行。此後生無識之常態。

彪曰。古人云。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古來稱臣品極至者。必曰臨死而不及家事。小人則不然。止知自爲自利。國事則置之度外也。家卽國也。子孫卽臣也。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必勝於己事己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旣私。必無善

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人胡不省察焉

羅倫云爲祖宗父母者誰不願有好子孫所謂好子孫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邦國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歐陽修文天祥輩是已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孫非好子孫也此等子孫在家則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則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父之所願哉然則爲子孫者當熟思矣

彪曰人之子弟不讀書則已一讀書卽欲爲青衿未得之卽不肯與親朋之已入學者同坐立此何所見之小也吾身勝人之事與

不及人之事豈在一青衿哉卽科第亦亦非所論吾邑范香溪先生兄弟十人先生只一布衣其九人皆貴顯當時人誰不榮羨其兄弟也然百年之後能歷歷數其兄弟之名者鮮矣獨香溪先生止一布衣以品高學優專廟崇祀每年享朝廷春秋二祭今越五百年名與字猶藉藉於人口雖兒童豎子亦莫不敬之羨之是九人之貴反不如一布衣也自唐至明蘭邑拜相者凡四人舒元輿范鍾范鍔趙志皐吾意其時宰相聲名豈不甚盛今代遠年湮人識其名者亦稀也獨金仁山先生亦一布衣賜謚文安享朝廷數百年祭祀樵夫牧子咸識其名且敬仰之也是同邑四宰相不及一布衣也孰謂讀書必以貴顯爲榮哉不特此也每見無良之科第

居家連結府縣。魚肉小民。令人吞聲飲恨。居官在位。惟利是圖。忠不及君。惠不及民。萬人指摘。其聲名之穢濁。人人賤之。何足貴哉吾願世之後生。具高遠識。不宜視青衿爲莫上之事。而急急圖僥倖以營求之也。幸思之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必待天與之。方可得。豈人力之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吾嘗見人家子弟。不讀書則已。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眞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師鄉閭。教導子

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卽此便足尊貴也。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吾謂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帮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能成就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此卽是大學問。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先哲云。詩、畫、詞、賦。才人成名後寄興事也。學業未就。豈可以有限才力。迅速光陰。先工末技。而不盡心於急務也。

相臣劉健曰、今人一得科第。抛却才能德行不加琢磨。只是竭盡心力去學李杜。不知李杜之詩。在宇宙間有他何益。無他何損。以有益無益論。不過一小技而已矣。或曰、然則詩竟可以已乎。曰、有餘力詩亦當學。但學宋元行寫性情。消遣懷抱。稍稍成詩可以應

酬足矣。何必刻苦求工也。豈詩人之名。乃無上最貴之聲價乎。
彪曰。凡人富貴至三四世。氣數已衰。子孫多拙而無能。不特不能置產。且不能賣產。其未賣也。不先體問此產價值幾何。交易之時。不欲親與人授受。或託之門客。或委之家僮。價值僅得十中六七。而四分已爲他人所有。夫賣產雖似可羞。然非喪良無恥之事。不必畏人笑也。夫爲錢而廢產。錢不歸己。則廢產何事。愚昧無才。如此眞可訝也。

伉儷

胡隆字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昌但婦女輩未嘗讀書明理若有不是止當委曲曉諭不可遽生嗔怒相敬如賓乃爲和氣召祥之家

先哲云許允婦阮氏女貌醜交禮後允竟不歸房會允有事偶入婦便牽裾令坐許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婦三德俱有所乏惟容耳阮氏問許曰士有百行君其有幾許云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有慚色遂相敬重

彪曰夫婦月朔必宜作揖雖係虛文然爲敬公姑敬丈夫之楷階不可少也苟廢此卽爲不敬公姑丈夫之漸夫婦雖甚親狎禮不

可少只觀婚禮自親迎以至合巹禮何所不備古人制此豈無深意乎

張九成曰温公言新婦到家丈夫須飭之以禮然不可不在初時嘗見有一宗室女恃貴驕悍嫁一士人其士人以禮持身初到時處之有法久而卒歸於正觀此亦在於夫所以御之何如耳不可皆責婦人也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止自詈己身不正故不能齊家妻亦因此自慚改過

洪自誠曰婦主中饋不可使預外事堂堂丈夫須御之以禮義毋使婦人操權以致釀禍敗家

基曰、懼內者有三。艷姿可愛。枕席恩深。積愛成畏。積溺成迷。一也。家計貧窮。初來艱苦。婦能操家。漸至充裕。因而驕傲。二也。粧奩甚盛。珠玉生威。太阿倒持。令不由己。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手。則威福自由。婢僕畏懼。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而即欲反之。不可得矣。

搢臣曰、今之經商作客者。奔馳異地。方其貿易未遂。事不稱心。既不得歸。及至利途方裕。難於中止。又不肯歸。勢必未娶者在外求婚。已娶者多思納妾。偎紅倚翠。沉湎客裡。浮華裙布荊釵。反令家中冷落。以此蹉跎荏苒。年復一年。歸期置之度外。甚有雙親在堂者。菽水奉養。已無縮地之能。疾病疎虞。又抱終天之痛。談及此者

信爲恨事。豈局內者。豈可昧心。孝子愛日。達士齊家。觀此似宜懷恨。

裴章河東人、有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曇照所重。贊其官位必顯。章娶李氏。嫌其貌陋。別行娶婦。拋去李氏。過門不入。李氏自感薄命。褐衣蔬食。鬱鬱而死。又二十年。與曇照會。照驚惜久之。謂曰。貧僧二十年前。嘗謂郎君必貴。今相大改。何也。章曰、他亦無罪過。或者薄待妻之故也。稍久。章目見妻來拘之。乃叫號求免。不絕口而死。

賈凝扶風人、崔氏有女殊色。凝欲聘爲妻。崔氏父母聞凝妾有孕。堅不許凝。遂與妾俱之宋州。宿船中。妾是夕產女。凝乘其困斃之

人沙於蒲包沉之。既還。謂崔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十五年。忽聽叩門聲甚急。凝出候之。乃是所殺妾也。凝大怖疾入內。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崔氏驚問之。乃曰某是竇凝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沉於水。妾今訴諸獄瀆。許妾復仇。今來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必須還命。非功德可代也。便升堂擒凝。嚙咬撲擊。竟日而去。如是每日輒至。痛楚異常。不勝其苦。數月方死。

漢湖陽公主新寡。卽光武之姊也。帝與公主論反諸臣。微觀其意。公主注意司空宋宏。謂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因謂宏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

堂。帝乃謂公主曰、事不諧矣。

唐太宗謂尉遲恭曰、朕將以女與卿。卿意何如。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之道。每聞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切慕之。願大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乃止。

彪曰、人欲娶妾者。必宜深慮後患。設婦妒而使妾另居。又年老精力不及者。皆易至淫邪。一人之耳目。焉能不爲人欺蔽。故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勢必然矣。欲正家者。何可不再三審度。輕易爲之也。

司馬溫公曰、婦驕縱悍戾。訓勵禁約而不聽從。則不可不棄。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必非之。以爲無行。何錯誤也。孔門三出妻。豈

肯作非禮之榜樣乎。夫婦以義合、絕則去之。奚虧於行。家道之興。廢。盡在其妻。一或悍戾。上慢舅姑。下虐婢僕。家道自此而廢。則出妻乃常行。非異事也。居官者若有此訟。必不可以俗人之見竟罪其夫也。

劉誠意云、婦人惡疾無子、與多言。皆在七出之條。此無人理之言。不知何故謂出自孔子。傳爲典故。大可駭也。夫淫妒不孝與盜。此四者原係婦人之惡德。婦而有焉。出之宜也。若惡疾與無子、婦不幸而得之。則可悲可憫之甚。若出之、必無所歸。惟有速死而已。至於多言。亦罪之小者。不應罪至出也。夫婦人倫之首也。婦以夫爲天。今不憐憫其不幸而反棄之。豈天理哉。孔子大聖人。安得有此

無理不經之語無如世人凡事不加細思奸險無良之徒假此以欺天不竟無人致辯不可解也

彪曰嘗見再醮之婦不能育子者薄視夫家而一心專厚於兄弟每暗以夫家財物厚遺之有極其多者夫不及禁子不敢問家中因此而壞者多矣此當有法以馭之察其兄弟果貧也宜賙之但不許其無故往來而於四時則濟之米與鹽及金顯然與之令其來取以資日用如此權出自我婦無權焉所費之財有數也與婦人之暗與不同也如此則家計不至破壞矣非特此也婦人無子而專厚其壻者丈夫亦當以此法處之

彪曰凡人幸而琴瑟諧和至於壽考者固無論矣若不幸而中年

慾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雖賢人君子尚不能無爾我猜疑況婦人與童稚之子乎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一生能使歡笑變爲怒罵骨肉變爲仇讐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貫有彌縫補救之意行於其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已所親生尚多不孝況非已出者乎已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已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況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卽是愛我不愛我子卽

是棄我矣。如是開誠布腹。詳加訓誨。庶可令子母和氣。不然、未有不相疾相殘者也。其間又有奸詐之婦。怒其子、不行之於辭色。但於閒言冷語中。指責其子之短。言之無跡、聽之日久。雖至明者。不覺為其所欺矣。故父之明愈蔽。母之計愈行。子即聖知、亦無善策可施於其際矣。嗟嗟人子一身。誰為依倚。所望惟父母之愛。今既不得二人之愛。則子之苦有不可告訴者。雖呼天搶地而無益。此申生與伯奇所以甘心就死而不悔者。故表而出之。以為有子而再娶者告。

彪曰、後母多毒害前子。大舜、閔子騫、王祥、薛包、盧操。此數人者。皆至孝之子也。其母尚時時欲殺之。往跡昭然。人人共曉。再娶者宜

乎不爲後妻所惑矣乃婦人一到家而丈夫溺愛情同膠漆已柄日削妻權日增讒言日進奸計日行目覩前子百般苦楚不惜也且從而深恨之必欲其死而後已嗚呼人情迷惑如此又今之仕宦輒置美妾情爲妾移妾之子若珍寶焉妻之子若糞土焉妻在猶可妻亡子竟不能復生矣吾特揭出以示人閱者宜深省也

虎曰婢僕最多狡猾善逢迎主母意以圖寵倖如後母與前妻之子不能無猜疑芥蒂彼則阿諂後母之意百般揑造前子過失覓主母之喜悅婦人愚昧信以爲眞於是母子之間寇仇氷炭矣又如前妻之子有所使役則不奉命後妻之子有所使役則奔走惟恐後更有假後母之勢以凌辱之者前妻之子刼於威勢惟有低

頭忍恨而已此情此弊有子而再娶者宜知之

基曰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曾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二人皆大賢也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詎知不爲所蔽哉何敢娶也又漢王駿喪妻不敢復娶或問之駿曰曾參尚且不娶吾德非曾參子非曾元何敢娶也又魏管甯妻喪故舊勸其再娶甯曰每思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何敢云吾能制服之無後患也

附錄　婦人女子明三從四德者十無一二在父母膝下性情自任于歸之後便見賢愚貧家婦女紡績炊爨井臼農莊事姑哺兒勤勞終日獨是富貴之家女子在室受雙親之庇出嫁享夫家之

安。高堂大廈。飲食多美味時鮮。穿揷皆綾羅珠翠。見女有乳媼抱領。針線有婢妾應承。家務從不經心。釀成驕傲之性。惟知粧飾身。求全責備。竟不知米自稻出。絲從繭抽。視錢財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那管夫家經商者有操心籌算。作官者有仕路艱難。若性質淳良者。尚聽公姑之訓。丈夫之言。有一等驕悍婦人。不知理法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侍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惜體面。焉肯令妻出乖露醜。到底仍是丈夫抵當竭力彌縫過去。及至事後。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輕生恐嚇。又怕多事。惟有忍耐而已。愚謂經史女箴。勸必不聽。惟有令人講解律例。并詞訟招詳。某官審

某事某氏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王法不盡。男子而善惡報應之事。時時陳說。庶乎稍生畏懼。或可挽於萬一也。願體集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若娶妻而卽生子。且聯舉數子。則承祧有人。可無憾矣。至有子而仍娶妾。賢者或不免焉。爲之妻者。若果溫惠寬和。得以相安無事。則如古所稱樛木螽斯之懿範。不多讓矣。若夫婦年近四十。或生女而不生男。或曾生而不育。或竟全不一生者。則急宜置妾以爲嗣續之計。爲之婦者。正宜和衷寬待。以冀其早爲生育。俾吾夫得免無後之嘆。而已亦不失爲嫡母之尊。每見賢淑之婦。年近四十。左右艱於嗣息。卽歡欣勸夫娶妾。和集一門。未幾妾尚未生。妻忽生子者。亦有妻妾並舉子者。要以和氣自能

致祥也。奈何有一等嫉妒性成者。明知年齒日增。生育無望。說到娶妾。卽有百計刁難。及至勉强作成。亦必入門見嫉。明則尋是覓非。顯加辱苦。暗則私覷察察。以冀間離。幸而懷孕生子。或漠不關情。或佯爲稱慶。終是滿腔積憾。一片殺機。有生子而强遣其母者。有子疾而陰肆其毒者。有鬬事無甯日者。充其嫉妒之心。可以死其夫。可以亡其家。又安悟夫之無後爲大哉。夫四十無子則娶妾。婦人無子去。妒去。律例昭然。原不忍斯人之終於無後也。獨怪怯懦之夫。甘受制於潑悍之婦。或委靡不振。怒而不言。或顧惜臉面。自相掩覆。坐使無良之婦得志。以遏俾祖父之血食自我而斬。豈非不孝之至。而爲天地間一大罪人乎。吾謂人至四十無子則宜

告過宗族及婦之父母兄弟。按律娶之敢肆阻撓。即正以無子去妒去之罪。前（云無子不應例去條擬之也無子而妒去之宜矣）。鳴之於官決於必去爲官長者。申明法律不得稍事姑息按律去之使閨門不賢不淑之婦知有天綱人紀。不可磨滅。不敢負隅肆毒。則儆一戒百不獨一人一家受其福庇有裨風俗人倫不少矣。同上

亦有嫡妻素明大義惟恐覆夫宗嗣。聽其置妾納婢。所賴爲之夫者。嚴分正倫。不容隕越。幸而生有子女必教以孝敬嫡母庶幾謹微於著之義。乃有婢妾生子。反起踞寵奪嫡之心。始而舉動放恣。繼以言語肆詬。至謂母以子貴嫡庶何分而漸欲易其位者。且有夫心偏向。謂妾能爲我生子接宗一味寬縱。舉動任其僭越語言

聽其觸犯視結髮之愛若路人於寵妾之間多袒護者則名分倒置實爲亂階不思夫婦爲五倫之始結髮爲父母所配廟見之日原冀昌衍吾宗無何實命不由不得已而相夫置妾生子代爲恩動亦謂子雖庶出而我爲嫡母是夫宗不絕卽婦嗣有託也若妾則蛾眉得寵遽干名分妻則淒其冷落視若贅疣不獨悖理滅倫大獲罪於名教似此寡情薄德捫心其能自安乎 同上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讖籌猥籍退財等煞爲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屏中目（唐高祖事○王羲之事）坦腹擇婿未聞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卽合婚之道選吉月日合巹而已何必好從俗論至有愆期哉 同上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為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相女配夫步椿下馬雖屬俗語却有至理　袁氏世範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為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生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為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母及丈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

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可從也　顧體集

世人於嫁女一事必誇奢鬬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嫁一娶天大傷元氣者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富盛之時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觀何如佐以資本代置莊田爲彼後日之恒產乎曾見有詩云婚姻幾見鬬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奩賣於別人家殊有深味　又有不足之家拘牽禮節男女俱已長成或因賠贈無資不肯允嫁或因繁文無措不肯親迎坐使婚嫁愆期甯作曠夫怨女者不思男女之情室家之願原以婚嫁及時爲幸與其以

儀文未備而待時。何如遷就團圓而成事。況青春已居。年忽一年。時事變遷。又焉保將來之果如吾意耶。又有產僅中人。效顰富字。惟知六禮必周。不計家資厚薄。或稱貸以備釵環。或廢產以供花燭。迨至入門之後。向之繁文縟節。轉眼皆空。今之典借花銷。俱成實累。夫男女畢姻。原欲其續祖妣而大門閭。若以一婚嫁之故。而累債耗家。雖有佳男佳婦。已苦於門戶無可支持。始悔前此浪費。則亦何益之有。　同上

謹飭閨門。人盡知之。而主家者於服食器用之類。或躬親備辦。或紹介分勞。獨於婦女搯掠脂粉女工針線之物。每多忽略。聽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雛。朱門媵婢。叢繞竚立。與街市貨郎揀擇精粗隻

來搶去男女混雜大爲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不禁歟且所擊之器名爲驚閨結綉喚嬌娘予謂閨可驚而嬌娘豈可爲若輩喚乎深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同上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

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擇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以上并錄朱子小學

娶妻宜慎　娶妻原爲後嗣計不必定求富貴人家女止須擇其像貌冠冕温柔寬厚者生出兒子自然脫俗以人成形於母像母者十有八九也常言外甥多似舅以舅與母原一母所生其似舅也實像母也子既像母娶妻顧可苟焉已耶　勸戒略

棄妻前鑒　閩士李某赴試過衢州店主夢神曰明日有李秀才

來乃科甲中人也及至主人欵待甚優且告以夢李喜甚夜思登第後惟妻不堪作夫人果貴不患無美者既而主人復夢神曰李生功名未遂便欲棄妻名已削矣生果不第歸主人又以夢告生驚愧而去

糟糠之妻偕老於已醮聾啞之女踐約於既盟古人豈未多收十斛麥耶唐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李生獨無人心乎奈何身將貴而卽思易其妻也史堂之夭折元益之喪明其明鑒矣而吾獨異夫世之昭然行之而不顧者又不僅如李生一舉念間也富貴之子涎垂於曳綺淫佚之流情鍾於少艾色衰則以陋疎愛弛則以貴易他如新寵入門莫或垂青於故劍狐狸獻笑誰

識感泣於刈薪。薄命守旣。字之貞室。牀飲憾。丹心化望夫之石。瓊花含咽。舞女歌兒。狠郎君去也。寒衾冷枕。活寡婦冤哉。同列人類。胡爲滅倫敗行。虧心損德。至於此極。稍有人心者。宜以此爲戒。舉業忠告

摘錄呂新吾閨範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忍身懷孕也。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音祕足偏任也。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乎閨門。事在饋餉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也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同奔喪。有三年之喪則越境。事無

擅爲。行無獨成。叅謀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據復證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燭。所以三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不孝子不取。亂家內外淫嬻子不取。世有刑人棄於官法不取。世有惡疾天疱癩風體氣之種不取。喪父長子無家教不取。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宜淫去。宜妒去。宜竊盜去。宜無子去。不宜多言去。不宜有惡疾去。不宜以上七去。前劉誠意伯云。前四去宜。後三去不宜。斷以非夫聖人之言。修二人謂多言雖小罪。然詩不曰婦有長舌。爲厲之階乎。亦或可去。至惡疾。知而不取可也。既取而去。大爲損德。無子可取妾。何必去妻。有三不去。有所取取時父兄在無所歸。而今父兄不在不去。與更三年之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